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四

列傳四

李密

單雄信

祖君彥從新書

李密字元邃

一字法主

本遼東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孫後周

賜弼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國公

新書邢國公案周書當從新書

父

寬隋上柱國蒲山公皆知名當代徒爲京兆長安人密

以父蔭爲左親侍

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

常在仗下煬帝顧見之

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許公

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

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

衛叢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爲事時

人希見其面嘗欲尋包愷

包愷在緱山

乘一黃牛被以蒲羈

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卷書讀

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蹕之既及問

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

名又問所讀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

子元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於是元感傾心

結託

嘗私謂密曰上多忌隋祿且不良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鳴咄嗟足以警

敵我不如公摩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

大業九年煬帝伐高麗使

元感於黎陽監運時天下騷動元感將謀舉兵潛遣人

入關迎密以爲謀主密至謂元感曰今天子出征遠在

遶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朔資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若經城勿攻西入長安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固當必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堅城之下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元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元感旣至東都頻戰皆捷

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旦夕及獲內史舍人韋福嗣又委以心腹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元感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其情因謂元感曰福嗣既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必爲所悞請斬之以謝衆方可安輯元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圖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元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隋左武衛大將軍李子雄坐事被收繫送行在所於路殺使者亡投元感乃勸元感速稱尊號元感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

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疎今者密若正言還  
恐追踪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  
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尙彊天下救  
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乃欲急自尊崇何示  
人不廣也元感笑而止及隋將宇文述來護兒等率軍  
且至元感謂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宏嗣統強兵於隴右  
今可陽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結衆因引軍  
西入至陝縣欲圍宏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西入事  
宜在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  
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元感不從遂圍之三日不拔

方引而西至於閬鄉追兵遂及元感敗密乃間行入關  
爲捕者所獲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帝所謂其  
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在道  
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然之其多  
有金者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幸用相瘞其餘卽  
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之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市  
酒食每夜讌飲誼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邯鄲密  
等七人穿牆而遁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  
密又捨去詣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  
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

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茂葦合村荒藜藿深眺  
聽良多感徒倚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  
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  
運會千古傳名諡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  
下數行時人有恠之者以告太守趙佗下縣捕之密又  
亡去

往依妹壻雍邱令邱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迹捕復亡去

會東郡賊帥翟

讓聚黨萬餘人密往歸之或有知密是元感亡將潛勸  
讓害之讓囚密於營外密因王伯當以策干讓曰當今  
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  
乃巡遊揚越委棄京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以足下之



雄才大略士馬精勇席卷二京誅滅暴虐則隋氏之不足亡也讓深加敬慕遽釋之遣說諸小賊所至皆降密又說讓曰今兵衆旣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斃大敵一臨死亡無日矣未若直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勇馬肥然後與人爭利讓以爲然自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曾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旣驕且狠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于木林間設伏

密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爲遊騎

讓與戰不

利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隨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

遂斬須隨于陣讓于是令密別統所部

號蒲山公

密軍陣整

肅凡號令兵士雖盛夏皆若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皆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尋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羣兵競起海內饑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貧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

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大業十三年

春密與讓領精兵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

洛倉破之開倉恣人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衆至數

十萬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房率步騎二萬五

千討密密一戰破之又令裴仁基統兵出成阜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

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長恭僅以身免東都震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恐衆保

太微城臺寺俱滿讓於是推密爲主號爲魏公二月於鞏南設

壇場卽位稱元年改元永平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

府以房彥藻爲左新書長史邴元真爲右新書長史楊

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翟讓爲司徒封東

郡公單雄信爲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勳爲右武侯大將

軍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城洛口周迴

四十里以居之

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梯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進逼東都

燒上春門長白山賊孟讓率所部歸密鞏縣長柴孝和侍御

史鄭頤以鞏縣降密

四月

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行

儼以武牢歸密拜爲上柱國封河東郡公因遣仁基與

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入東都俘掠居人

燒天津橋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

司馬楊德

方戰死

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虎賁郎將高

毗劉長林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城隋軍敗走密

復下迴洛倉而據之大修營塹以逼東都仍作書以移  
郡縣曰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  
以義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元愛育  
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  
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媿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  
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已普天之下率土之濱  
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  
田治致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  
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  
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肱篋以取

神器及纘承負展狼虎其心始瞋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鴆毒禍深於莒僕爨酷於商臣天地難容神人嗟憤州吁安忍閼伯日尋劍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甸人爲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旣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況復隳壞磐石勦絕維城唇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體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戮首之賢翻見齊襄之耻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鑲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羣飛相衣戲陳侯之朝

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  
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幾未曉求衣晨晷不  
食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不隔於支體以是憂勤深慮  
幽枉而荒洄於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  
窟室每藉糟邱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  
此不行敷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醕酎無名襄陽  
三雅之盃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  
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辛之譴爲小漢靈之  
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  
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珠

玉之華寧須綈錦之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  
房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事廣立池  
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  
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尙難爲之勞人固  
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徹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  
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  
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歛逆  
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  
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  
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



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追踪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屍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

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  
又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於鴻毛  
石田得而無堪雞肋啖而何用而恃衆怙力强兵黷武  
惟在并吞不思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令億  
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黃池之盟苻堅滅身  
良由壽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在後復矢相  
顧鬣而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啟沃  
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  
言夏禹懸輅時聽箴規之美而愎諫違卜蠹賢嫉能直  
士正人皆由屠害左僕射齊國公高頴上柱國宋國公

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  
屬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  
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  
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  
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  
臭爲公梁冀受黃金之蚰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夔倫  
攸斃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  
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  
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  
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亶陪蹕東都守固闕鄉野戰鴈

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旣立功勲須酬官爵而志  
懷翻覆言行浮詭危急則勲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  
異商鞅之頒金同項王之剗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  
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坂匹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  
讐怨至於匹夫叢爾宿諾不虧旣在乘輿二三其德其  
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靈總瘁無  
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  
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竒災於上國殃  
猥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  
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已蒼生懷懷咸憂杞

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  
期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終之世故讖籙云隋氏三十  
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況乃櫓槍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  
甘公以爲義興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  
山崩並是宗廟爲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釁  
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  
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  
津陳命景毫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  
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彪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

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  
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  
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啟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  
篤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大寶之文斯著加  
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  
文王厄於羑里朱雀方來高帝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  
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  
龍飛之始天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  
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佐成湯  
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齊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

孟暢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等並  
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鼉彎弧則吟猿落  
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  
蒙輪挾輶之士拔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魏  
公屬當期運仗茲億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櫛風沐雨  
豈辭勞倦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  
七爲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  
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  
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  
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等昆吾惡稔飛廉

姦佞久迷天數敢拒義師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  
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其倒戈之心  
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阡卒則長平未多  
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  
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鷲巢衛幕魚  
遊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暮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  
已先據爲日久矣旣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  
隋有四方起義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  
上將受脤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殷  
事夏袁謙擒白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寶慶戰沒於淮



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陽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瞻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白朔崔白駒在潁川起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朝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獻於軍前壺漿盈於道路諸軍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靈繹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鵠起今也其時鼙鳴

鼈應見機而作宜各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  
武蕭何之奉高帝豈止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  
當年忠貞以傳弈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堯之  
犬尙荷王莽之恩仍懷蒯瞞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  
張邰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  
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虎猶豫舟中敵  
國句有脫誤夙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爵  
上賞卽以相授如闇於成事守迷不反崑山縱火玉石  
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  
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內咸使聞知祖君彥之

辭也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頌爲左司馬鄭虔象  
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  
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  
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  
無戰旣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峻函掃蕩東洛傳  
檄指擣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  
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乃上  
策但昏主尙存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是山東人旣見  
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  
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密將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軍連

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內東都復出兵乘之密衆

大潰棄迴洛倉歸於洛口

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詢河陰

舉之詢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

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萬

新書

擊之密與戰不利

世

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進不得騁世充多短兵盾攢蹙之密軍却世充乘勝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充營世充奔還師徒多喪

孝

和溺死於洛水密哭之甚慟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

百餘日大小六十餘戰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

文相汨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

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永安大族周法明舉

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  
淮陽太守趙佗皆歸之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讓爲大冢  
宰總統衆務以奪密之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  
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陰有  
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讓  
軍少失利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戰石河世充敗走  
明日讓徑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  
右密令房彥藻各分令就食密引讓入坐以良弓示讓讓方  
引滿密遣壯士遣劍士蔡建自後斬之并殺其兄寬及王儒  
信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得免

單雄信等頓首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詣讓連營

諭其將士無敢動者乃命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

其衆

隋將楊慶守  
滎陽說下之

未幾世充襲倉城密密復破之

義寧二年

世

充復移營洛北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餘騎拒之

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以邀之

世充大潰爭趣浮橋溺死者數萬虎賁郎將楊威王辯

霍舉劉長恭梁德董智皆歿於陣世充僅而獲免其夜

大雨雪士卒凍死者殆盡密乘勝陷偃師於是修金墉

城居之有衆三十餘萬留守韋津又與密戰於上春門

津大敗執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

子儒童

叛東都降於密

河南留守職方郎柳績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內郡丞柳變皆降

東至海岱南至江淮

郡縣莫不遣使歸密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

朗盧祖尙周法明等並遣使通表於密勸進於是密下

官屬咸勸密卽尊位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及義旗

建密負其强盛欲自爲盟主

遣將軍張仁則致書於帝

乃致書呼高

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云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

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弑後主執代王

爲意高祖覽書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

吾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卽相阻絕便是更生一秦密

今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臯之扼更求韓彭莫

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我得入  
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崤函而臨伊洛吾大事濟矣令  
記室溫大雅作書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  
縣邱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  
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膻膻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  
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  
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  
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  
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  
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



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

榮足矣殫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

聞命汾晉左右尙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

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嘆

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回靈襟用增勞軫名

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甚悅示

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於是不虞義師而

專意於世充

案自義旗建以下新書在密棄倉守洛口下案是時高祖方自太原至長安無因遽

與通書當從舊書作義寧二年事

俄而宇文化及率衆自江都北指黎

陽兵十餘萬密乃自將步騎二萬拒之隋越王侗稱尊

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將與化及相抗恐前後受敵因卑辭以報謝焉化及至黎陽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

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

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我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獎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後知其計化及怒與密大戰於衛州之童山下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力竭

糧盡衆多叛之掠汲縣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留輜重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尙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密引兵而西遣使朝於東都執弑煬帝人于宏達獻越王侗侗召密入朝至溫縣聞世充作難而止乃歸金墉城時密兵少衣世充兵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好求私利屢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兵士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之而止密雖據倉而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由是衆心漸怨

始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縣狼扈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

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饑捐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放庚之藏有時而餽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武德元規其違密內不憚使出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

年九月世充以其衆五千來決戰

先以騎數百度河密遣迎戰驍將十餘人

皆被創返

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

以待之

密議所便裴仁基曰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衆二萬向洛世充必自拔歸我整軍徐還

兵法所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也密

世充兵至

密遂敗績

世充陰索貌類密者縛之既兩軍接埃霧霏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

督衆疾戰使索類密者過陣諜曰裴仁基祖君彥並爲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世充所虜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圍偃師守將鄭

頴之下兵士刦叛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邴元

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將如黎陽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叫慟絕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軍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變對曰昔盆子歸漢尙食均輸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遇

雖不陪從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

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

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漢高誅項蕭

何率子弟以從伯當恨不昆季盡從以此爲愧耳豈以

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

不感激於是從入關者尙二萬人

初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卽位

狐鳴於旁惡之及將敗羣鼠數有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

屬天白日爲晦屯營羣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絕

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有衆百

萬一朝至此命也今事敗歸國幸蒙殊遇當思竭忠以

事所奉耳且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盡當

歸國比於竇融勳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可見處乎及至

京師

帝呼之弟妻以表妹獨狐氏

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賄意甚

不平尋拜光祿卿封邢國公

因朝會進食謂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

光祿不意身自爲此

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使密

領本兵往黎陽招集故時將士經略世充時王伯當爲

左武衛將軍亦令爲副密行至桃林

稠桑驛

高祖復徵之

密大懼謀將叛伯當頗止之密不從因謂密曰義士之

立志也不以存亡易心伯當荷公恩禮期以性命相報

公必不聽今祇可同去死生以之然終恐無益也乃簡

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幘羅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

率之入桃林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畜產  
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  
右翊衛將軍史萬寶留鎮熊州遣副將盛彥師率步騎  
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

邢公岷之下

與密相及彥師

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橫出擊敗之遂斬密時年三十七

王伯當亦死之與密俱傳首京師時李勣爲黎陽總管

新書時世勣向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之案李勣傳是時勣已歸唐爲黎陽總管非爲密守城也當從舊書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收葬

詔許之高祖歸其屍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於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嘔



血者邴元真之降世充也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詐與之會伏甲斬之以其首祭於密冢

單雄信者曹州

濟陰

人也翟讓與之友善少驍健尤能馬

上用槍密軍號爲飛將密偃師失利遂降於王世充署爲大將軍太宗圍逼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由是獲免東都平斬於洛陽

祖君彥齊僕射孝徵子博學強記屬辭瞻速薛道衡常薦之隋文帝曰是非殺斛律明月人兒耶朕無用之煬帝立又忌知名士遂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謂祖宿城負其才嘗鬱鬱思亂及爲密草檄乃深斥主關

世充見之曰汝爲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路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旣困卧樹下世充已自欲盜隋中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拔柱日弄筆生有餘罪乃蹙其心卽死戮尸於偃師

史臣曰當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內無賢臣以匡國外乏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爲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効樂推唐公給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衆苟去猜忌疾趣黎陽任世勣爲將臣信魏徵爲謀主成敗之勢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首舉義兵終乃甘心爲降虜其爲計也不亦危乎又不

能委贄爲臣竭誠事上竟爲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或以項羽擬之文武氣度卽有餘壯勇果斷則不及楊素旣知密之才幹合爲王之爪牙委之癡兒卒爲謀主覆族之禍其宜也哉

贊曰烏陽旣昇燭火不息狂哉李密始亂終逆

新書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元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爲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唐書卷第一百四

唐書卷第一百五

列傳五

王世充

竇建德

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豐祖支頹

耨早死父收隨母嫁霸城王氏

爲霸城人王粲庶妻

因冒姓焉仕

至汴州長史

歷懷汴二州長史

世充

豺聲卷髮忌刻深阻

頗涉經史尤好

兵法及龜策推步之術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

以蔭爲左翊衛

遷御府直長

累轉兵部員外郎

從楊素北伐爲幽州長史大業初爲民部侍郎

善敷

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  
充利口飾非辭議蜂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大業  
中累遷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時煬帝數幸江都世充

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必稱善乃雕飾  
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世充知隋  
政將亂陰結豪傑多收羣心有繫獄抵罪皆枉法出之  
以樹私恩及楊元感作亂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  
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隋遣將軍吐萬緒  
魚俱羅等討之不克世充爲其偏將募江都萬餘人頻  
擊破之每有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  
由是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  
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  
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乃唱言兵走羸師自弱讓笑曰

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領兵吾今生縛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時百姓皆入壁野無所掠賊衆漸餒又苦柵當其道不得南侵卽分兵圍五柵世充每日擊之陽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抄留兵纔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移竈撤幕設方陣四面外向毀柵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俘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復遣領兵討諸路小盜所向盡平十一年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煬帝聞之以爲忠益信

任之十二年遷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

十餘萬在豆子畝中爲太僕卿楊義臣所殺世充率師

擊其餘衆破之又擊盧明月於南陽虜獲數萬後還江

都煬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

世充啓帝江淮良家女願備後庭無由進帝喜

令閹端麗者以庫資爲聘費不可校署計簿云敕別用有司不敢聞具舟送東都宮會道路剽奪使者苦之或沉舟亡去世

充屏不奏

及李密攻陷洛口倉進逼東都煬帝特詔

世充大發兵於洛口拒密前後百餘戰未有勝負又遣

就軍拜世充爲將軍趣令破賊世充引軍渡洛水與李

密戰

有氣若城壓其營

世充軍敗績溺死者萬餘人乃率餘衆

歸河陽時天氣大雪兵士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

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徵  
還洛陽置營於含嘉倉城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俄而  
宇文化及作難太府卿元文都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  
司郎中盧楚奉越王侗嗣位於東都拜世充爲吏部尙  
書封鄭國公文都謂楚等曰今化及弑逆讐恥未報吾  
雖志在枕戈而力有所不及爲國計者莫如以尊官寵  
李密以庫物權啗之使擊化及令兩賊自鬪化及旣破  
而密之兵固亦疲矣又其士卒得我之賞居我之官內  
外相親易爲反間我師養力以乘其弊則密亦可圖也  
楚等以爲然卽日遣使拜密爲太尉尙書令令討化及



密遂稱臣奉制以兵拒化及於黎陽每戰勝則遣使告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倂欲以文都爲御史大夫世充不許曰當與公等約左右欲得則流競開矣何以共守文都恨焉僕射尚書令御史大夫留待勲舊今各與楚等謀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納言段達庸懦恐事不果遣其女聳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其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閤等拒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閉世充

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而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初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段達矯侗命執文都送於世充至則亂擊而死達又矯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謁陳謝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其日進拜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去含嘉城移居尙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擁兵馬鎮諸城邑

分官吏爲十頭以主軍政

未幾李密破化及還

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

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

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

已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

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

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

俗信妖言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二

千餘匹軍於洛水南

跨洛水爲三橋以度兵

密軍偃師北山上時

密新破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三百

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

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

而下馳壓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降其將張童

仁陳智略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初世充兄世偉及子

元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  
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  
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世充進兵次洛口邴元  
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走河陽率餘  
衆入朝世充盡收其衆振旅而還侗進拜世充太尉以  
尚書省爲其府備置官屬世充立三勝於府門之外一  
求文才學識堪濟世務者一求武藝絕人摧鋒陷陣者  
一求能理冤枉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  
世充皆躬自省覽殷勤慰勞好行小惠下至軍營騎士  
皆飾辭以誘之當時有識者見其心口相違頗以懷貳

初殺文都欲詭衆取信乃請事侗母劉太后爲假子至是加號聖感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此王莽文母何異乎世充嘗於侗前賜食還家大嘔吐疑遇毒所致自是

不復朝請

以將張績董濟衛宮城

與侗絕矣遣雲定興段達入奏

於侗請加九錫之禮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國總百揆封

鄭王加九錫備物

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旄頭雲罕舞八佾

設官縣出人警蹕

有道士栢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

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

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

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

卽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

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卽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

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彈

射得鳥來而獻者亦拜官爵

諷百官勸進時納言蘇威老就第世充以威隋大臣

有素望每表必署威名

段達雲定興等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

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

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

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皆是先朝舊臣忽有斯言朕

復當何所望段達等莫不流涕世充又使人謂曰今海

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

不違負四月假爲侗詔策禪位遣兄世惲廢侗於含涼

殿世充僭卽皇帝位

遣諸將以兵清宮世充襲戎服法駕導鼓吹入宮每歷一門從者必

呼至東上閣更衣冕卽正殿僭位

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先封同姓王隆

爲淮陽王整爲東郡王楷爲馮翊王素爲樂安王次封

叔瓊爲陳王兄世衡爲秦王世偉爲楚王世惲爲齊王

又封瓊子辯爲杞王衡子虔壽爲蔡王偉子宏烈爲魏

王行本爲荆王琬爲代王惲子仁則爲唐王道誠爲衛

王道詢爲趙王道稜爲燕王兄世師子太爲宋王君度

爲越王立子元應爲皇太子封子元恕爲漢王世充每

聽朝必殷懃誨諭言辭重復千端萬緒百司奉事疲於

聽受或輕騎遊歷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

轡徐行謂百姓曰昔時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無由  
聞徹世充非貪寶位本欲救時今當如一州刺史每事  
親覽當與士庶共評朝政恐門禁有限慮致壅塞今止  
順天門外置座聽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受直  
諫於是獻書上事日有數百條疏既煩省覽難遍數日  
後不復更出五月世充禮部尙書裴仁基及其子左輔  
大將軍行儼尙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誅世充  
復尊立侗事洩皆見害夷其三族六月世恇因勸世充  
害侗以絕衆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鴆殺侗諡曰恭皇帝  
其將軍羅士信率其衆千餘人來降十月世充率衆東



徇地至於滑州仍以兵臨黎陽十一月竇建德入世充

之殷州殺掠居人焚燒積聚以報黎陽之役三年

下書大赦

築練兵臺於伊闕

二月世充殿中監豆盧達來降世充見衆心

已離乃嚴刑峻制家一人逃者無少長皆坐爲戮父子

兄弟夫妻許其相告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

去而鄰人不覺者誅及四鄰殺人相繼其逃亡益甚至

於樵採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窘急皆不聊生

遣臺省官

督十二郡營田行者自謂仙去

又以宮城爲大獄意有所忌卽收繫其

人及家屬於宮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收其親屬質於

宮內囚者相次不減萬口旣艱食餒死者日數十人世

充屯兵不散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盆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餅餌而食之人皆體腫而脚弱枕倚於道路其尙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死於溝壑七月秦王率兵攻之師至新安世

充鎮堡相次來降

敗世充於慈澗城

八月秦王陳兵於青城宮

世充悉兵來拒隔澗而言曰隋末喪亂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世充惟願自守不敢西侵計熊穀二州相去非遠若欲取之豈非度內旣敦鄰好所以不然王乃盛相侵軼遠入吾地三嶠之道千里饋糧以此出師未見其可太宗謂曰四海之內皆承正朔唯公執迷獨

阻聲教東都士庶亟請王師關中義勇感恩致力至尊

重違衆願有斯弔伐若轉禍來降則富貴可保如欲相

抗無假多言世充無以報太宗分遣諸將攻其城鎮所

至輒下世充約割地不許潁州總管田瓚請舉山南二十五郡歸九月王君廓攻拔

世充之輟輟縣東徇地至管城而還於是河南州縣相

次降附竇建德自侵殷州之後與世充遂結深隙信使

斷絕十一月竇建德又遣人結好并陳救援之意世充

乃遣其兄子琬及內史令長孫安世報聘且乞師四年

二月青城宮守將以世充率兵出方諸門與王師相抗

臨穀水以戰王陣北郎令突厥通步士五千踰水擊之兵接王以騎決戰世充排攢兵殊死鬪自辰及午乃潰

俘斬八千人

世充軍敗因乘勝追之

王傳城塹而守之

屯其城門世

充步卒不得入驚散南走追斬數千級虜五千餘人世

充從此不復敢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

御史大夫鄭頊

丐為浮屠世充惡其言殺之

五月秦王擒建德并王琬長孫安世等

於武牢迴至東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世入城使言敗

狀世充惶惑不知所為將潰圍而出南走襄陽謀於諸

將皆不答乃率其將吏詣軍門請降於是收其府庫頒

賜將士世充黃門侍郎薛德音以文檄不遜

崔宏丹造弩多傷士

先誅之次收世充黨與段達楊注

孟孝義

單雄信楊公卿

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

王德仁

等十餘人皆戮

於洛渚之上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對

曰計臣之罪誠不容誅但陛下愛子秦王許臣不死高

祖乃釋之與兄芮妻子同徙於蜀將行爲讐人定州刺

史新書羽林將軍獨孤修新書獨孤修德所殺初修德父機嘗仕越王

所屬者也高祖免修德官子元應及兄世偉等在路謀叛伏誅世充

自篡位凡三年而滅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也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少時頗以

然諾爲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

中聞而嘆息遽輟耕牛往給喪事由是大爲鄉黨所稱

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縊使盜

曳出躍起提刀復殺數人由是益知名

初爲里長犯法亡去曾赦得歸父

卒送葬者千餘人凡有所贈皆讓而不受大業七年募

人討高麗本郡選勇敢尤異者以充小帥遂補建德爲

二百人長時山東大水人多流散同縣有孫安祖家爲

水所漂妻子餓死縣以安祖驍勇亦選在行中安祖辭

貧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

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爲縣令捕劾笞辱

安祖刺

殺令亡投建德建德舍之是歲山東大饑建德謂安祖

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遼東尙爲高

麗所敗今水潦爲災黎庶窮困而主上不恤親駕臨遼

加以往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

歸今重發兵易可搖動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爲逃亡之虜也我知高雞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避難乘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旣得聚人且觀時變必有大功於天下矣安祖然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產業者得數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爲羣盜安祖自稱將軍號摸羊公鄒人張金稱亦結聚得百人在河阻中移人高士達又起兵得千餘人在清河界中時諸盜往來漳南者所過皆殺掠居人焚燒舍宅獨不入建德之間由是郡縣意建德與賊徒交結收繫家屬無少長皆殺之建德聞其家被屠滅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自稱東

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後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兵數千人又盡歸於建德自此漸盛兵至萬餘人猶往來高雞泊中每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執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餘人來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咸以兵授焉建德旣初董衆欲立奇功以威羣賊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以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之士達又宣言建德背亡而取虜獲婦人給爲建德妻子於軍中殺之建德僞遣人遺絢書請降願爲前驅破士達以自効絢信之卽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期與爲盟共圖士達



絢兵益懈而不備建德襲之大破絢軍殺掠數千人獲馬千餘匹絢以數十騎遁去遣將追及於平原斬其首以獻士達由是建德之勢益振隋遣太僕卿楊義臣率兵萬餘人討張金稱破之於清河所獲賊衆皆屠滅餘散在草澤間者復相聚而投建德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中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唯義臣耳新破金稱遠來襲我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令其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將士疲倦乘便襲擊可有大功今與爭鋒恐公不能敵也士達不從其言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而縱酒高宴有輕義臣

之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賊而自矜大此禍至不久矣隋兵乘勝必長驅至此人心驚駭吾恐不全遂留人守壁自率精銳百餘據險以防士達之敗後五日義臣果大破士達於陣斬之乘勢追奔將圍建德守兵旣少聞士達敗衆皆潰散建德率百餘騎亡去行至饒陽觀其無守備攻陷之撫循士衆人多願從又得三千餘兵初義臣旣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建德復還平原收士達敗兵之死者悉收葬焉爲士達發喪三軍皆縞素招集亡卒得數千人軍復大振始自稱將軍初羣盜得隋官及山東士子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

恩遇初得饒陽縣長宋正本引爲上客與參謀議此後  
隋郡長吏稍以城降之軍容益盛勝兵十餘萬人十三  
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界中自稱長樂王年號丁  
丑署置官屬新書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案  
十四年者隋恭帝之義寧二年唐高祖之  
武德元年也煬帝三月遇弒固無十四年五月之文高  
祖五月受禪亦無義寧二年五月之文且是年亦爲戊  
寅非丁丑新書之誤無疑而舊書高祖紀云七月新書  
武德元年稱長樂王三年稱夏王者亦誤七月新書  
十四年五月文作是年七月案五月高祖受禪隋已  
亡矣安得七月隋復命將討賊當從舊書作十三年  
遣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率兵三萬來討之至河間城南  
營於七里井建德聞世雄至選精兵數千人伏河間南  
界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云亡入豆子航中世雄以爲建

德畏已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踏藉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餘軍悉陷於是建德進攻河間頻戰不下其後城中食盡又聞煬帝被弑郡丞王琮率士吏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焉琮率官屬素服面縛詣軍門建德親解其縛與言隋亡之事琮俯伏悲哀建德亦爲之泣諸賊帥或進言曰琮拒我久殺傷甚衆計窮方出今請烹之建德曰此義士也方加擢用以勵事君者安可殺之往在泊中共爲小盜容可恣意殺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

下何得害忠良乎因令軍中曰先與王琮有隙者今敢  
搖動罪三族卽日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曰金城  
宮自是郡縣多下之武德元年冬至日於金城宮設會  
有五大鳥降於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而去因改年  
爲五鳳有宗城人獻元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夏  
禹膺籙天錫元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建德從之案建德因孔德紹之言建國稱夏則其稱夏王應在此時至明年始僭位耳新書云是年五月更號夏王者疑誤  
先是有上谷賊帥王須拔自號漫天擁衆數萬人掠幽  
州中流矢而死其亞將魏刀兒代領其衆自號歷山飛  
入據深澤有徒十萬建德與之和刀兒因弛守備建德

襲破之又盡并其地二年

新書作武德元年誤

宇文化及僭號於

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內史侍郎孔德紹曰吾爲

隋之百姓數十年矣隋爲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殺之大

逆無道是吾讐也請與諸公討之何如德紹曰今海內

無主英雄競逐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隋郡縣官人莫

不爭歸附者以大王仗順而動義安天下也宇文化及

與國連姻父子兄弟受恩隋代身居不疑之地而行弑

逆之禍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賊也此而不誅安用盟主

建德稱善卽日引兵討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

建德縱撞車拋石機巧絕妙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

先謁隋蕭皇后與語稱臣悉收弑煬帝元謀者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宏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對而斬之

梟首轅門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

斬之

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  
伺封之夏王遂號大夏

建德每平城破陣所得資

財並散賞諸將一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惟有菜蔬脫粟之飯其妻曹氏不衣紈綺所使婢妾纔十數人至此得宮人以千數並有容色應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驍果尚且一萬亦放散聽其所去又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左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自餘隨才拜授委以政事其有欲往關中

及東都者亦恣聽之仍給其衣糧以兵援之送出其境

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執刺史魏稜赦之復以爲刺史八月

攻陷洺州虜刺史袁子

幹遷都於洺州號萬春宮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墓置

守冢二十家

新書三十家

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朝隋越王

侗於洛陽後世充廢侗自立乃絕之始自尊大建天子

旌旗出警入蹕下書言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封齊王

暕子政道爲鄖公然猶依倚突厥隋義城公主先嫁突

厥及是遣使迎蕭皇后建德勒兵千餘騎送之入蕃又

傳化及首以獻公主旣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九月南

侵相州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陽相州



隋書卷五十三  
三  
陷殺刺史呂珉又進攻衛州陷黎陽左武衛大將軍李世勣皇妹同安長公主及神通並爲所虜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攜其首以奔建德曰奴殺主爲大逆我何可納之命立斬奴而返軌首於滑州吏人感之卽日而降齊濟二州及堯州賊帥徐圓朗皆聞風而下建德釋李世勣使其領兵以鎮黎州三年正月世勣捨其父而逃歸執法者請誅之建德曰勣本唐臣爲我所獲不忘其主逃還本朝此忠臣也其父何罪竟不誅舍同安長公主及神通於別館待以客禮高祖遣使與之連和建德卽遣公主與使俱歸嘗破趙州執刺史張昂

新書名  
志昂

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德將戮之其國子祭酒凌敬進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鄰人堅守力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建德盛怒曰我至城下猶執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抗禦羅藝兵纔至士興卽降大王之意復爲可不建德乃悟卽命釋之其寬厚從諫多此類也又遣士興進圍幽州攻之不克退軍於籠火城爲藝所襲士興大潰先是其大將王伏寶多勇略功冠等倫羣帥嫉之或言其反建德將殺之伏寶曰我無罪也大王何聽讒言自斬左

右手乎既殺之後用兵多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藝出兵與戰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藝兵頻勝而驕進襲其營建德列陣於營中填塹而出擊藝敗之建德薄其城不克遂歸洛州其納言宋正本好直諫建德又聽讒言殺之是後人以爲誠無復進言者由此政教益衰先曹州濟陰人孟海公擁精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擊之時秦王攻王世充於洛陽建德中書舍人劉斌說建德曰今唐有關內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勢也聞唐兵悉衆攻鄭首尾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強

鄭弱其勢必破鄭鄭破則夏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者  
莫若救鄭鄭拒其內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鄭  
此常保三分之勢也若唐軍破後而鄭可圖則因而滅  
之總二國之衆乘唐軍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  
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悅曰此良策矣適會世充遣使  
乞師於建德卽遣其職方侍郎魏處繪李師大入朝請解  
世充之圍秦王留之不答四年二月建德剋周橋虜海公留其  
將范願守曹州悉發海公及徐圓朗之衆來救世充軍  
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城納之遂進逼元州梁  
州管州皆陷之屯於滎陽三月秦王入武牢進薄其營

多所傷殺并擒其將殷秋石瓚

翼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

去賊營三里覺賊出騎追之王漸却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獲其將殷秋石瓚乃報建

德以書建德失二將又聞唐兵精得書猶豫頓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充弟世辨爲徐州

行臺遣其將郭士衡領兵數千人從之合衆十餘萬號

爲三十萬軍次成臯築營於板渚以示必戰又遣間使

約世充共爲表裏經二月迫於武牢不得進秦王遣將

軍王君廓領輕騎千餘抄其糧運獲其大將張青特虜

獲甚衆建德數不利人情危駭將帥已下破孟海公皆

有所獲思歸洛州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

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

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王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其妻曹氏又言於建德曰祭酒之言可從大王何不納也請自溢口之道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以自救此則鄭圍解矣今頓兵武牢

之下日月淹久徒爲自苦事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鄭國懸命朝暮以待吾來旣許救之豈可見難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官軍按甲挫其銳及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遣騎挑之建德進軍而戰竇抗當之建德少却秦王馳騎深入反覆四五合然後大破之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爲陣西薄汜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爲游兵秦王登武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奈秦叔寶纒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大潰建德中槍竄於牛渚口新書作谷車騎將軍顧而驚遂大潰建德中槍竄於牛渚口

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謠曰豆入牛口

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建德所領兵衆一時奔潰妻曹氏及其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於洺州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爲王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被擒至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人遂以府庫財物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及建德妻率僞官屬舉山東之地奉傳國等八璽來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師斬於長安市年四十九自起軍至滅凡六歲河北悉平其年劉黑闥復盜據山東史臣曰世充姦人遭逢昏主上則諛佞詭俗以取榮名



下則強辯飾非以制羣論終行篡逆自恣陸梁安忍殺人矯情馭衆凡所委任多是叛亡出降秦王不致顯戮其爲幸也多矣建德義伏鄉閭盜據河朔撫馭士卒招集賢良中絕世充終斬化及不殺徐蓋生還神通沈機英斷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寶被讒見害凌敬曹氏陳謀不行遂至亡滅鮮克有終矣然天命有歸人謀不及

贊曰世充篡逆建德懷諫二兇卽誅中原弭亂

新書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顓率羣盜乘之如蝟毛而奮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統始江陵寶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搖舌以相噬螫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謂盜亦有

道者本夫孽氣腥焰所以亡隋觸唐明  
德折北不支禍極凶殫乃就殲夷宜哉

唐書卷第一百五